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文学』的独立与 文学的『真相』

吴光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光正◎著



『文学』的独立与
文学的『真相』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独立”与文学的“真相”/吴光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510 - 7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917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主 任：赵世举 刘礼堂

副主任：尚永亮 陈国恩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献初 王兆鹏 吴天明 张 洁

张荣翼 陈文新 於可训 涂险峰

吴光正，在路上

——《文学的“独立”与文学的“真相”》序

吴光正，吉安永丰人。江西吉安，欧阳修出生的地方。山奇水异的江西，还是陶渊明、晏殊（与晏几道）、王安石、汤显祖的故乡。

今人说江西，自然还会联想到中国工农红军，一支至今依然让几代中国人乃至正义的外国人不能忘怀的勇士队伍。

江西，那里传递着不寻常的睿智，不寻常的坚韧，以及由这“两赋”而绵延的风尚和血脉。凡此，似乎都慷慨地滋养着她的后生吴光正。当下，他不仅勤奋安详地走在路上，而且越来越透发出江西“两赋”给予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乐观与定力。

初识吴光正，是从阅读他考研卷子开始的。他在江西某高校毕业前夕，报考了他钟爱的厦门大学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研究生。可惜该方向只有一个名额，屈居第二的吴光正未能如愿赴厦。于是，他的考研档案便经由正规途径被调剂到冰城的黑龙江大学。当时，黑大的考研录取亦近尾声，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方向都有了分数不低的人选，但相关导师还是认真翻阅了那份字迹潦草密密麻麻的冗长考卷，并有了意外的欣喜：一位博闻强识，视野开阔，勇于发现，长于思辨的学子。于是，黑大的招录名单中增添了这位被调剂转校的江西考生。

2 ❖ 文学的“独立”与文学的“真相”

以后的轨迹则明了且具有跳跃性了。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赴海南大学任教；考取哈师大，追随张锦池教授读博；调入黑龙江大学任教；赴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追随陈文新教授做研究；商调武汉大学任教。在这个不算复杂却也并不流畅的历程中，无论身处南北，境遇顺逆，吴光正始终专注地痴迷地顽强地一步一个印痕地跋涉着，折腾着，探索着，在潜心学术的路上骆驼般地前行。这是他的全部快乐么？人，总是要过寻常日子的。过日子的祥和与艰辛，他似乎不怎么在乎。

让远方师友们欣慰的是，吴光正的治学状态已进入一种自由境界。而且，他依然崇尚着高扬着实践着《师说》之训。2011年，被武汉大学学子推举到“最喜爱的十佳教师”行列中去了。从武大相关报道中得知，吴光正享有了才华横溢的武大学子对他浑厚深邃澄澈无涯的爱。武大学子热切真挚流光溢彩的“说吴”报道，几乎没有为冰城师友留下继续补说的空间。在被感动着的同时，又被无奈着了。于是，只有选择追忆之路，追忆几段吴光正流连冰城期间的旧闻，聊作纪念。

冰城读硕读博与任教期间，吴光正已开始萌动着一种宝贵的思维惯性。那惯性犹如孙悟空，活泼着，跳跃着，探究着，关注着外面的世界，不间接地挑战着自我。

他“少作”的最“少”者，像小荷初露尖尖角，自然而低调的出笼了。那题目是《〈三国演义〉文士心志初探》，读硕中期自选题，完稿后交我过目的。此前，我虽则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求是学刊》发表过几篇篇幅不短的解读《三国演义》的文字，但对“文士”系统尚未作深细考辨，思维兴奋点没有苏醒，无法与他同步。论文很快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但依然没有激发出我的特别关注。一晃十七八年过去

了。在此期间,海内外涉及古今“文士”的话题及著述不仅琳琅满目而且见仁见智起来,我自己对古今文士心态的观察也较前厚重且难以言说了,终于发现,当年这位二十几岁在读硕士的“少作”,对特定大背景中文士群体的价值选择与伦理抉择的梳理、衡估、思辨与透析,多么清醒,多么精警,又多么简约而紧致。

对“三言”“二拍”两性公案小说文化内涵的解读(上,下),也属“少作”之“少”。这两篇文字的考察视角与思辨轨迹无疑具有某种超前风采。尽管其中的个别结论(如《历史的盲点:“三言”“二拍”两性公案题材小说文化论之二》的结语部分,似缺少弹性,不曾留下继续讨论的空间等)我至今依然有所保留,但它们的清新气息、哲学神髓、研究方法却始终警醒着我,让我在阅读相关文本时不敢稍有粗疏懈怠,更不敢过于自信或故步自封。年纪虽不饶人,但开放式思维惯性却是不可些许或缺的。

《1949年前敦煌文学研究的若干特点》一文的撰写,已是任教黑龙江大学期间的事。它的发表,有几分童话色彩,是“伯乐识马”的当下案例。

文章原为黑龙江大学一个集体项目(《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百题”之一。此项目顾问兼特聘编写指导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徐先生在统审初稿时锐敏地捕捉住这篇文稿的学术含量,当即推荐给《文学遗产》编辑部,直到发表,吴光正对此一无所知。它,留下一段前辈学人慧眼识才、无私荐贤的经典佳话。

吴光正是个书虫,是一材料狂人。这是他又一行为惯性。据说,近几年还迷上了田野调查,可惜这个新痴狂状态我还不曾直

接领略过。我像一个特别正宗的农民，只用眼见为实与亲身遭际为确凿依据，见证着吴光正啃读，爬梳，积累，调动，运用相关研究资料的痴迷与乐趣。这种材料狂人特征，这种“竭泽而渔”习性，在读博期间已经形成，而在承担《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期间竟然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博士论文（《八仙故事系统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以其资料的特别丰赡翔实受到评审专家的特别鼓励，可他心中却另有一杆秤：这才用了相关资料的几分之几？为这篇论文收集到的资料五年之内也用不完呢。

材料狂人的行为惯性，在参与“通志”项目过程中，给主持人带来许多快乐与震撼，同时，还有避不开逃不脱的麻烦。圈内甚至圈外人都知道，以古典文学为研治对象，以学术史学科史为研治对象，特别是以“客观性”“翔实性”为目标的“通志”类项目为研治对象，是最需要、最欢呼材料狂人的。也正由此，吴光正对“通志”这一集体项目的感人奉献有目共睹。立项之初，他便毛遂自荐与另一年轻教师一道，编写出一整套学科史资料；项目进行中，他又无师自通，及时编印出“通志”通讯，还突破重重阻力与某核心学刊编审联手，开辟了“学科史研究专栏”并组发了第一批研究成果；他还热诚地联络省外优异学子（流动站学友或学术知音）“情情”援手，承担了“通志”中难度颇大的系列专题；他自己更不惮劳苦担当着八个专题三十余万字的撰稿重任。不夸张地说，吴光正有始有终地为“项目”主持人和编写指导分了忧。

然而他却抑制不住对材料的过分偏爱。经由他撰写的专题文稿，绝大多数都远远超越了《凡例》明确规定的字数上限之界定。他的多数文稿，不仅洋洋洒洒，密密匝匝，而且把爱不释手的材料毫无禁忌地拥挤进去。其文稿字数突破每篇上限三万大关

而达五万六万乃至七万以上者,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提醒他自行删削,每每徒劳往返无效无功。主持人不得不亲手操刀痛斩,把肥硕的吴稿,由七八万字浓缩到三万之内的体例之中。想想这过程这心境吧,无疑是烦琐又纠结的。不忍,却无奈。

不过,从宏观从未来从当下大环境着眼,吴光正与研究材料的特别亲近并成“癖”,却恰恰是他的“根”。一种深深的坚实的茁壮的永远的学术之根。“学愈精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王夫之)。痴迷材料的惯性特征,庶几让他拥有了一种底气,并有望与当下流播的云山雾罩、花拳绣腿的浮躁学风以及新瓶旧酒、东拼西凑的泡沫成果,绝缘。

补说一个故事吧,它让我和已故外子陶尔夫对吴光正的品格有了恒定信心。

那件事发生在吴光正硕士论文答辩前夕,我由一栋旧楼向一栋新楼搬迁过程中。我有一个说不上好或坏的习惯,即家中大小事务包括生老病死等变故,从不烦劳任何一位在读弟子帮忙,吴光正自然也不例外。当系里老师们不辞劳苦把旧家的一应物件统统倒腾进新居之后,剩下的便是书籍上架物品归类等细事了,这必须是主妇自己身体力行的。正是在这一时段,吴光正出现了。他执著地申请帮我的忙,比如把书籍安置到书架上之类。疲惫让我妥协了,便烦请他清理说部类资料书,摆放到一个“对开门”的书柜(其他书柜都是玻璃拉门)中去。他敏捷利落的把“对开门”书柜摆满,大堆的包装纸箱以及纷乱纸屑等也被一一收拾干净,在匆匆奔哈工大赴约时,还不忘把废旧纸箱们带往垃圾站。

中午,一位一大早帮着搬迁的年轻女友赶来告知(那时家中尚未安装电话,更没有手机),搬家过程中她代我接收了一位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初稿,为“保险”起见,还特意把它放置

6 * 文学的“独立”与文学的“真相”

到唯一“对开门”书柜的最上层，提醒我验看与收妥。我俩连忙进书房寻觅。那唯一“对开门”（也是唯一被摆满了书籍）的书柜的最上一层，以及下面诸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见学生文稿。我平抑着心中的焦虑，安慰年轻女友说，你尽管放心吧，“肉”，自然还在锅里，只是书籍上架时被无意间挪动了地方而已。送走朋友之后，我把书房中每一个涉嫌可疑的处所，尤其写字台与其他种种书柜的每一个抽屉，均逐一小心翼翼遍检数遭，依旧毫无所获。

夜幕降临前，光正由外校返回，直奔我杂乱无章的书房，以期继续拓展上午开始启动的“帮扶”事业。他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我怀着弱弱的期待，希望从他的回忆中寻觅到那篇文稿的流动线索。凑巧，他仅仅吃过下午饭，而我正在偷工减料地准备着一份内容单调却也热气腾腾的晚餐，于是，邀他一道把主副食消灭掉。光正不厌粗陋，爽快地坐了下来。举箸之间，陶按捺不住，脱口而出，于是有了以下坦荡磊落的对话：“光正，书柜最上一层，有一篇本科生毕业论文稿，你看到没有？”“是有一沓文稿，纸黄黄的，字迹也陌生，我以为是废纸，用来垫东西用的呢。”“你把它放哪里了？”“我扔了。”“扔了？扔哪儿了？”“顺手扔到地上，可能和满地纸屑混在一起，装进纸箱扔垃圾站去了。”

陶性情儒雅，身体羸弱，轻易不发火，一旦发火，则直接而激切：“你也是读书明理之人，写着字的纸能随便扔掉吗？我们当了三十多年教师，学生作业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珍惜，何况毕业论文？你竟然当废纸当垃圾扔了！”

我为陶的过激言词惴惴不安，更为光正的诚笃本色感动。刹那间，闪出一个让三人走出尴尬的补救方案：继续请光正帮助，帮助我于当晚熄灯之前找到那位本科学子，坦陈我们无意间陷入

的困境，请他找出论文底稿（不管那底稿怎样凌乱潦草）。当然务必恳切致歉并感谢他的协助。光正爽快地去掉了。

就在陶的自省和我的牵挂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吴光正竟然再次敲门而入。他拎着一沓黄黄的，湿漉漉的文稿，漾着孩子般的笑容，说：“是这份稿子吧？它还躺在破纸箱的废纸堆里呢，只可惜被后来的垃圾给掩埋污染了。”我接过那份半干半湿面目狼狽的文稿，一时间不知如何应答为好。简直匪夷所思啊。诚笃的吴光正竟然出奇制胜，独创性地书写出一个传奇。

从那时起，无论见到或听到吴光正的任何故事，顺遂或坎坷，奋进或折腾，美誉或存疑，我都不惑不惊。因为，我持有一把解读吴光正的永远的钥匙。

刘敬圻

2012 年春于冰城哈尔滨

目 录

吴光正,在路上	(1)
---------------	-----

第一辑 学术史研究

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性贡献	(3)
《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及其影响	(13)
“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	(34)
明清章回小说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反省	(62)
二十世纪“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89)
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118)
1949 年前敦煌文学研究的若干特点	(148)

第二辑 明清小说研究

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	(169)
《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	(185)
《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	(203)

2 ❀ 文学的“独立”与文学的“真相”

江湖宴饮与《水浒传》的结构	(218)
《三国演义》中的文士心态初探	(242)
生命意识的浮沉	
——“三言”“二拍”两性公案题材小说文化论之一	(254)
历史的盲点	
——“三言”“二拍”两性公案题材小说文化论之二	(262)
《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与自况情结	(274)
正邪两赋说与《红楼梦》的写情策略	(285)
《聊斋志异》人狐恋故事中的狐精形象	(297)
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心态及其人物特质	(305)

第三辑 宗教文学研究

坚守民族本位,走向宗教诗学	(323)
中国神话英雄的感生异貌及其置换变形	(329)
从吕洞宾戏白牡丹传说看宗教圣者传说的建构及其 流变	(341)
佛道争衡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的变迁	(359)
何仙姑宝卷的宗教内涵	(381)
八仙庆寿剧: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活化石	(396)
试论元明神仙道化剧的宗教意蕴	(421)
后记	(433)

第一辑

学术史研究

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性贡献

自从 20 世纪初林传甲等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这一进程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演进特点是从杂文学观走向纯文学观、从循环（退化）文学史观走向进化文学史观，后期的演进特点是从政治标准走向审美标准、从依赖外来理论走向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本文对百年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对其成就和缺失进行了审视，期盼有朝一日能够涌现出更为优秀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 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进程

百年文学史书写与百年教育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1902 年 8 月 15 日，张百熙进呈的《学堂章程折》以《钦定学堂章程》的名义颁布，史称壬寅学制。1904 年 1 月 13 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份章程由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拟订，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各级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蒙养院、家庭教育等章程 20 份，史称癸卯学制。这些章程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规定各级各类学堂专业课或公共

课或选修课必须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林传甲、窦警凡等人的文学史教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拟订《学校系统草案》；9月3日，北京政府公布《学校系统令》，此即《壬子学制》，后陆续补充修正，1913年8月重新公布，称《壬子癸丑学制》，沿用至1922年。这个学制规定学校教育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大学本科设文理法商农工匠七科。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1912年9月29日，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12月2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2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13年2月24日，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3月19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1922年9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学制系统草案》进行审定和修改；11月1日，大总统黎元洪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此后20年沿用。这些制度规定大学文科学门、中学和师范国文课必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书写不仅面对大学生而且面对中学生和师范生。由于民国采用欧美学制，所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上有很大的自主权，文学史书写一般采用个人著述的方式，文学史的书写和教学以“与众不同”、“别出心裁”为尚，成就了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一批杰出的个性鲜明的著作。

1950年5月，政务院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文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其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